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1]*

——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李 凌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深处,影响深远。

关键词:牡丹;梅花;咏牡丹诗;咏梅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3-0042-05

“牡丹为性疏南国”与“江南此物处处有”

一类咏花诗歌的盛行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社会心理、审美文化、生物习性等等,而花卉本身的生物性质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了,牡丹能在唐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北方顺利地生长繁殖。而梅花的习性,也适应了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江浙一带。而占有社会文化资源的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也是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明薛凤翔《牡丹史·栽二》曰:“江北风高土硬,平地可栽,江南卑湿,须筑台高三尺许。”《忌八》又说:“忌久雨溽暑蒸薰,根渐朽坏。”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是在以两都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这个地区的气候和地质显然非常适合牡丹的生长和繁殖。而南方湿润闷热的气候对娇弱的牡丹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一点在唐诗里就有所表现,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写道:“怕风惟怯夜,忧雨不经旬”^[2];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其二说:“寂寞萎红低向雨,离尘破艳散随风”。南方多淫雨、烈日,是以在长安牡丹开放了一个半世纪左右这一期间内,南方尚无牡丹。李咸用《同友生题

僧院牡丹花》诗便说:“牡丹为性疏南国”,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说:“此花南地知难种”,可为一证。

有了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皇室的大力扶持及豪门大族的追捧,牡丹很快就流行开来,受到了举国上下一致的欣赏。牡丹的审美价值在隋朝还没有被认识,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隋朝花药中所无也。”直到唐高宗时,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皇宫中才开始大量种植珍贵的牡丹。《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卷下说:“玄宗在华清宫‘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还命李白作《清平乐词》助兴,留下“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之句。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资料表明,唐代一直在宫中种植牡丹珍品,而皇室的这种审美倾向引起了高门权贵的争相效仿,杨国忠在家中造四香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卷下)。木芍药即牡丹。徐鉉《严相公宅牡丹》:“但是豪家重牡丹,争如丞相阁前看”私人种植牡丹之风可见一斑^[3]。

* 收稿日期 2004-05-24

作者简介 李 凌(1979-)女,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
万方数据

上层的提倡使得赏牡丹慢慢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条：“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南部新书》丁云：“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在赏牡丹的季节，车马若狂，人们争相观赏牡丹。这种近乎疯狂的情景，在许多咏牡丹诗中都有描绘。如崔道融《长安春》：“长安牡丹开，绣毂转晴雷。若使花常在，人应看不回。”徐凝《寄白司马》：“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说：“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王睿《牡丹》：“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这些诗句反映的情况是：每年三月的牡丹花季，长安人士争赏牡丹，处处弥漫着狂热的情绪。这种全城轰动的赏花在后世是罕见的，它为咏牡丹诗的盛行创造了基础：一方面它为诗人创作咏牡丹诗提供了很多欣赏牡丹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人赏牡丹没有歌咏，但这一举国若狂的情景，却也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激情，诗兴喷薄而出，亦是咏牡丹诗的繁荣的原因之一^[4]。

宋朝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尤其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都汇集到了以现在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而生长习性与牡丹南辕北辙的梅花恰恰迎合了两宋之际全国中心的南移，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盛产牡丹的北方饱受战乱，几成废墟，梅花最终取代牡丹成为了新的国花。梅树花期虽然早，但它宜暖宜润不宜寒，很难在零下15度存活，因此野生梅树多见于淮河、秦岭以南，尤以长江和珠江流域为盛。梅花的成活比较容易，是以“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和山颠”。梅花的普及为咏梅诗的兴起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梅越多，赏玩之风越盛，诗作也越多。

而且，宋朝民风逸乐，一种风流儒雅、闲适柔美的文化意味渐渐弥漫了全社会。梅花早馨凌寒、幽姿淡雅的独特形象契合了宋代的时代背景，正是“剩山残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因而被当时的精英阶层，即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推重。在宋室皇宫中，就有专门赏梅的萼绿华堂、春信亭、香玉亭、凌寒亭、雪径亭、梅亭、梅冈园、集芳园、冷泉堂等多处。《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条记载：“太上留坐冷泉堂进泛索讫，至石桥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两种，一种宜兴张公洞者，苔藓甚厚，花极香；一种出越上，苔如绿丝，长尺余。今岁二种同时著花，不可不少留一观。’”可

万方数据

见皇室对梅花的了解和欣赏。至于民间赏梅的湖山胜迹更是数不胜数，有名的如梅坡园（杨郡王园，又名“总秀”）、施梅川墓（吴人，能词，……树梅作亭以葬）等等^[5]。

由于梅花的成活率高，宋代文人种植梅花非常普遍，范成大《笔记六种·梅谱》所谓“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梅花以风土之利兼得人气之旺，其赏玩游乐于是蔚然成风。《武林旧事》卷十“张约斋赏心乐事”条记录，从十一月仲冬至二月孟春，就有味空亭赏腊梅、孤山探梅、绮互亭赏檀香腊梅、湖山探梅、玉照堂赏梅等九个活动，这类活动很多是文人聚会，于是出现了十咏、百咏的咏梅组诗。如苏轼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宋史·艺文志》著录彭克《玉壶梅花三百咏》。从现存的宋代诗歌作品看，咏梅诗有很多都是探春赏梅活动的直接产品。歌咏内容包括了梅花的各个方面。《四库全书·（梅苑）提要》说：“昔屈宋遍陈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数，自宋人绝重此花，人人吟咏……虽一时至数百阙，或不免巢臼相因，而刻画形容亦各出新意，因倚声者之所采择也。”在这样普遍钟情于梅的时尚风气中，咏梅之繁荣就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事^[6]。

“一枝红艳露凝香”与“疏影横斜水清浅”

一种花卉的流行引起了一类咏花诗的流行，其中花卉的生物特性以及观赏活动的举行，都只是流行的基本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个时代主流的文化精神。唐代文化精神大致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则是“单纯而内敛”的。因此，尽管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的对象都是一国之国花，然而文化精神、审美理念的南辕北辙使得两类诗歌有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唐朝国力强大，文化先进，四夷臣服，包容天下，是古代封建史上最为恢弘的时代。当时社会的风气是意气风发，灵动飞扬的。人们欣赏一切浓烈、辉煌、繁华，奢靡的人或事物，对成名的渴望，对不羁生活的向往是整个时代的追求。牡丹姿态端庄，花形丰盈，色彩艳丽，香气浓郁，迎合了时人的审美理想，因而在上层提倡后受到了全社会的崇尚。这一文化精神本质决定了唐人对牡丹的赏玩颂扬，基本上集中在色、香二字上，因此咏牡丹诗许多都是描写得非常华丽，而且感情奔放

浓烈。《唐诗纪事》卷40记录：文宗问起牡丹诗谁写得最好，有人以李正封的一联“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答之，“国色天香”描绘出牡丹喷薄而出、摄人心魄的美。再如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非常精致描绘了花蕊和花瓣，“黄金”、“红玉”，想象艳红的花瓣烘托出金黄的花蕊，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随后两句中的“烂烂”、“煌煌”，牡丹花海如同彩霞般光彩夺目，点缀其中的金黄花蕊耀眼非常，一个五光十色的牡丹世界就这样呈现在眼前。这种华丽的描写虽看不出什么深层的含义，但对牡丹花艳丽鲜活的色彩作了精致、夸张的赞美。牡丹的习性及其上层社会的影响只是给咏牡丹诗歌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而时代的审美理想则对选择牡丹作为美的典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咏牡丹诗歌的风格。

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艳丽的牡丹才能算是唐朝美的典范，色彩素淡的牡丹往往被认为是下品，甚至不被承认为牡丹。所以白色的牡丹并不受人欢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色彩素淡的白牡丹远不如深色的贵重，白居易有诗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深色的牡丹花，如红色、紫色，都是价格昂贵的。同样是白居易，也写了《白牡丹》诗：“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白色牡丹的色彩太素，不能给人热烈的感觉，所以没人喜爱。张又新《牡丹》诗：“牡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深色牡丹价值千金，雪白牡丹却无人眷顾。到了中唐，有一些诗人对白牡丹叫屈正名，最著名的大概是裴士淹的《白牡丹》：“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主流的观念，当时社会的审美理想依然是浓烈而非素雅，唐人所欣赏的是牡丹富丽堂皇、热情奔放的美，所以清雅素淡的白牡丹无人喜爱。

宋人的文化精神与唐人有很大的差异，唐人浓烈的情感选择了同样浓烈的牡丹，而梅花则是迎合了宋人的审美理想。宋人所崇尚的是平淡隽永、清癯苍劲之美。梅花姿峻花娇，香气淡雅，充分体现了这种刚柔并济的美。

宋人对内敛闲雅之美的追求同样也决定了它的咏梅诗的角度与前朝不同。咏梅诗在宋之前已有很多，但惯用的主题多为伤时、迎春、自怜等闺

怨类作品，如南宋陆凯的《赠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借梅花表达迎春的意义。南朝大量的咏梅诗都把梅花演绎成伤春惜逝、绮怨凄美的闺怨形象。而宋代的咏梅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梅花的色雅香幽、野逸疏朗的风神上，在诗歌的写作中，不仅将梅枝纳入描写范围，也把梅与雪并列，体现出宋人含蓄淡泊的审美理念。描写梅枝的诗最初有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影是疏影，香是暗香，不是先声夺人的美，而是一种慢慢渗透至人内心的含蓄的美。后有陆佃《依韵和查许国梅花六首（之三）》：“池台直下疏疏影，帘箔中间淡淡香。”张耒《偶折梅数枝置上盂中芬然遂开》：“清香浸砚水，寒影伴书灯。”田亘《江梅》：“暗吐幽香穿别院，半欹斜影入寒塘。”此成为宋代咏梅诗的特色之一，即超越梅花本身这个欣赏视角，着重描写感觉中的香气和虚幻的树枝阴影。

宋咏梅诗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梅和雪的并列描写。典型的有卢梅坡《雪梅》之一：“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雪梅》之二：“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韩偓《梅雪》：“雪固以水清，梅自惟花洁”。诗人从主观上将雪与梅相类比，极力烘托梅花的格韵，雪之质即梅之神，此类的描写避开了梅花的形，而抓住了梅花的神，体现了对梅花审美意义的深刻认识。梅枝的描写和梅雪的映衬，亦充分反映了宋人的审美选择。

“人间偏得贵相宜”与“花中有道须称最”

上面分析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咏花诗歌风格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咏花诗歌的流传吟唱也反过来影响了那个时代以及随后各个朝代的文化精神，在民族情感上产生了一种审美召唤。唐代的咏牡丹诗使得牡丹与富贵的联系进入了民俗的层次，而变成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宋代的咏梅诗影响更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在宋及以后的各个朝代，梅花都成了儒家完美人格的象征。

与宋代的含蓄隽永大相径庭的是，唐人推崇奋发跃进的热烈精神，鼓励追求一切美好热烈的东西，即使只是刹那的辉煌。受此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与熏染，唐代诗人于群芳中选择了牡丹来歌颂，而此类咏牡丹诗在反映唐人审美理想的同时，

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牡丹文化,将牡丹的美进行了升华,反过来拓宽了时人的审美内涵。牡丹盛开之时极致华艳,富丽堂皇,被誉为“国色天香”,隐隐有富贵大家的气象,这是它本身的条件,而唐诗人的生花妙笔则明确描写并强化了牡丹的这种富贵气象,最终建立了与富贵之间牢固的审美联想。例如,归仁的《牡丹》:“三春堪惜牡丹奇,半倚朱栏欲绽时。天上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宜。”花中的牡丹对应于人间的贵人,大有雍容华贵、超凡脱俗的气派。咏牡丹诗的不断繁荣,名作迭出,使得牡丹与富贵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到后来,几乎是等同了。如薛能《牡丹四首》中就说:“迥秀应无妒,奇香称有仙。深阴宜映幕,富贵助开筵。”;苏息承朝露,滋荣仰霁天。压栏多尽好,敌国贵宜然。”至于用国色、红霞、仙家、洛女、锦绣等富丽堂皇的词修饰牡丹的例子则数不胜数了。

当然,唐代的咏牡丹诗歌中也有很多感伤之作,诗人对姹紫嫣红的牡丹转眼就盛极而衰的情况大为感慨,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唐人对富贵荣华转瞬即逝的感慨。在这些咏牡丹诗中,就流露出诗人及时行乐、不负年华的思想。徐夤《郡庭惜牡丹》:“肠断东风落牡丹,为祥为瑞久难留。青春不驻堪垂泪,红艳已空犹倚栏。”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牡丹虽然富贵祥瑞,但这等繁华总是短暂得让人“垂泪”“肠断”。又如杜荀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闲来吟远牡丹丛,花艳人生事略同。半风半雨三月内,多愁多病百年中。”花开花落,就如同人生有起有伏,美好的一切,总禁不住风吹雨打。不论华丽还是感伤,咏牡丹诗的联想都同荣华富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后世的咏牡丹诗中,两者基本已经融为一体了。在唐朝发展繁盛起来的牡丹文化一直保留在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中,在以后的中国文化中,牡丹又称为富贵花,百两金。至今在一些图画和绣品上,牡丹还常常和孔雀连在一起,前者代表富贵,后者代表荣华。

宋代文化总体上是趋于内敛的士大夫雅文化。梅花则是这种“雅”的代表。如果唐代的牡丹诗歌的兴盛反映了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那么宋代咏梅诗的风行就体现了一种遗世独立的隐士姿态。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咏梅诗中出现了以梅象征清贞人格的迹象,咏梅诗逐渐发展成了对儒家完美人格的歌颂,与唐代的咏牡丹诗相比,宋代的咏梅诗在梅文化的形成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它

万方数据

对宋代人以及后世的审美思想的升华作用更加明显和深刻。

林逋对宋咏梅诗的兴起有突出的贡献,将隐逸之调引入其中。《四库全书总目》说:“离骚偏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其后晁端友《梅花》:“故应不属东君管,冷艳孤芳取次成”,陈亮《梅花》:“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还有陆游《梅花》:“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李复《雪中观梅花》:“幽芳不载蔚宗谱,绝俗韵高吾最许”,无一不是清冷孤高的隐士笔调。

北宋中后期以来,理学兴起,诗人在自然审美过程中普遍有“比德”的倾向,梅花的许多方面都被明确地理解为气节德性的体现,梅花的品格也逐渐被赋予了儒家伦理精神,演绎出理想的清贞人格。试举几例加以说明。陆游《园中赏梅》:“人间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以梅花比拟先秦的伯夷、叔齐两个儒家的君子形象。朱服《梅花》:“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风飞亦自如。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关渠”,梅花正是花中的高士,不为富贵名利所动。范楷《咏梅》:“平生自抱冰为骨,莫待趋炎附热时”,张道洽《梅花》:“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玉色独钟天地正,铁心不受雪霜清”,梅花此时就是先秦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从独善其身的隐士到兼济天下的大丈夫,咏梅诗将梅花的内涵一步步衍伸,形成了儒家的完美人格。

在花的内涵的开拓上,梅花走的要比牡丹远的多。唐代咏牡丹的诗歌很多只是在描绘牡丹的外形艳丽,较深刻的也只是对人生的感悟。而宋代的咏梅诗则没有停留在人生感悟的层面,更将花格衍伸为人格,咏花即是对生命价值的品评。将咏梅诗中的梅花从传统自然性意象、情感性意象上升到文化意象,这也正是宋人对于咏梅诗的巨大贡献。

据统计《全唐诗》收近110首咏牡丹诗(不包括重篇和五代作品)《全宋诗》中梅花题材之作有4700多首(包括梅花园林等题咏),不仅出现了很多传世之作,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后的发展。自唐以后,牡丹被公认为富贵的

象征 ,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宋代的咏梅诗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咏牡丹诗的影响。梅在当时就成了宋朝的象征 ,宋亡后 ,宋室幼主在元京都作诗：“寄语林和靖 ,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 ,应是不归来。”蕴涵了家国沦陷的凄楚。自南宋以

后 ,便有了梅兰竹菊四君子之说 ,有了松竹梅岁寒三友之说 ,梅成了完美人格的象征。时至今日 ,无论唐代的咏牡丹诗 ,还是宋代的咏梅诗 ,其审美理念依然与我们的意识深处相联系 ,并在不经意中一流露出来。

参考文献：

[1] 释行海·梅[Z].宋代咏梅诗均引自傅璇琮等.全宋诗[Z].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 咏牡丹诗均引自彭定求等.全唐诗[Z].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 薛凤翔.牡丹史[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4] 张艳云.唐代长安的重牡丹风气[J].唐都学刊 ,1995 (5) 26 - 28.
[5] 程杰.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J].江苏社会科学 ,2001 (4) :160 - 165.
[6] 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上) [J].阴山学刊 ,2002 (2) 29 - 33.

An Analysis between the Peony Poems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Plum Blossom Poems of Song Dynasty

LI Lin

(Department of Constrecton Engineering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Peony and plum blossom prevail in their each dynasty , and so they 're called the National flowers. The relish 's influence made the poems about the two flowers prospering. This thesis try to analysis the base of th relish , people 's taste on the poems of the flowers , and these poems ' influence which has permanent vital force on people 's taste.

Keywords :peony ; plum blossom ; the peony poems ; the plum blossom poems